

编者按

时间匆匆逝去,快速旋转的年轮下,是我们对于2014年的挥手告别。不知不觉间,时间流逝,很多记忆沉淀。消失的卖场、朴实的老农民、陪伴度过儿时的小山丘,都成了我们时不时捡起的零星记忆。

消失的麦场

彭瑶

空旷的场院里稀稀落落地伫立着一个又一个上尖下圆的金黄麦秸垛,流泻的月光为垛后羞涩的少男少女披上诗意的衣裳;又像一座座坚固的山丘,是童年的我们无虑嬉闹时最安全的躲藏。

热辣辣的夏风像神奇的魔术师,一夜之间就把黄绿色的麦田变成一波波随风荡漾的金黄麦浪。太阳炙烤着大地,像一个巨大的火球。人们却还要连连称赞:“多好的天气,丰收年啊。”肩膀上搭着已经洗得发硬发黑的白色毛巾,老乡们挥舞着锃亮的镰刀,那一片片的金黄就那样齐刷刷地倒下去。刺眼的阳光下,人们黝黑的皮肤成为另一种晶莹,在汗水与欢

乐的辉映下熠熠闪光。

老乡们把割好的小麦用草绳一捆捆束扎好。用毛驴板车拉到场院。再用三杈挑开麦束,置于烈日下平整的场院晒干。再将晒干的小麦呈圆形均匀抖散。此时毛驴再次闪亮登场,被蒙住眼睛套好石磨的毛驴被站立在铺好的小麦中央的人们拽紧缰绳,一圈一圈地转啊压啊,可以听见石磨与干燥的麦秸挤压后发出的“咣咣”声。石磨沉重的挤压让成熟的麦粒脱壳而出。用三杈将已经完全脱粒的麦秸一层又一层地叠起来,堆积成垛。将斩获的麦粒用木锨和木制钉耙拢在一起,小麦的晒场、压场环节就完美谢幕了。

我最喜欢的是接下来扬场的环节。所谓扬场就是把麦粒

中混杂的尘土、麦壳等其它杂质借助风力清除干净。有经验的老乡会先铲起一锨确定风向。然后顺着风向一锨锨向空中抛去,壮观的一幕便出现了:只见尘土及那些轻飘的杂质乖乖地随风而去,干净的麦粒应声落地,一层层铺就开来,堆积成长长的麦粒堤坝。扬场结束后,老乡们的头发眉毛上满是尘土,他们却并不急着擦拭那深深皱纹沟壑里汗与尘土凝结的泥垢,只是站在阳光下凝望着麦丘尽情憨笑着。

在儿时的记忆里,麦场是视觉听觉的锣鼓喧天。人们亲如一家,在喧嚣与劳碌中快乐地相聚。或者是5分钱一根的冰棍儿,或者是一拳砸烂的令人心醉的红瓤西瓜,抑或是午饭时分手巧的妇人送来的配以清

凉黄瓜醇香麻酱的爽口凉面,还有那用井水拔得冰凉冰凉的绿豆汤……人们无不在欢笑中分享,沉甸甸的收获让他们忘掉了疲惫,原始的劳作模式推倒了横亘于人们之间的墙垣,淳朴的情谊无尽升腾……

伴随着科技发展时代的进步,那些麦场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麦秋时分除了收割机噪杂的轰鸣声,那挥舞着镰刀竞技般收割的热闹场面,那喧闹的满是欢笑的麦场场景、那怒放的笑颜和苦中作乐的戏谑声,都定格在童年美好的记忆中,不复存在了。

我漫步在星空下的夏日街头,柏油路边是正晒麦收工的麦农,他们在劳作的间歇,表情木然地划动着崭新的触屏手机。

我的老农民老师

一思

有时,我问自己:“一思,假若现在把你推向社会,你将靠什么生存?又将凭什么养家?”

思来想去,最终我锁定在当年村中一位农民教授的“缚笤帚”手艺上。那年冬天,高考严重挫败的我,痛苦的伤口已经结痂,正式开始苦苦思考未来的出路,这时,村中笤帚缚得最好的立兴爷爷慢慢地走进了我的视野。

听爷爷说,每每到到了冬日,立兴爷爷哪都不去,就一个人呆在家里,拾掇出一间小屋,点上炉火,一边取暖、喝水,一边专心致志地缚笤帚。由于他缚的笤帚结实耐用,而且美观有型,一把一把地都能在地面上站住,因而,每逢集日,尽管他的笤帚价格贵些,但他却总能早早卖空回家,所以,一个冬天下来,他定会赚个盆满钵满,令人羡慕得不得了。

于是,我去了立兴爷爷那间暖融融的小屋,一边认真细致地观察学习他缚笤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一边喝着立兴爷爷为自己准备的茶水同他聊天,有时还会询问个别技术问题,起初,立兴爷爷觉得我只不过一时好玩,根本不可能学习这个,可时间一长,他发现我真的想学这门技术,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思,‘缚笤帚’是没出息的老头和没文化的‘呆瓜’干的活,你最好不要弄这个。”“立兴爷爷,您千万不要这样说,在我的眼里和心里,这也是一门混饭吃的本事,比我肚子里的那些数理化公式有用得多,要不,人们怎么会说‘高中毕业生,干啥啥不中’呢?”立兴爷爷被我的话逗笑了,同时,他让我从他的眼里分明地看到了赞许和肯定。

从那以后,每每我去了那间暖意融融的小屋,伴随着一声“来了,我正好也该歇歇了。”的温暖话语,立兴爷爷就停下手中的活,一边喝茶,一边耐心地给我讲解“缚笤帚”的要领,遇到他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是我听不明白之处,他还会就地取材,手把手地对我进行传授。

一个月过去了,如何用温水浸泡干缩的笤帚苗,让它醒返到什么程度;怎样刮去苗上残存的谷物外壳;怎样选苗分类,砸苗到什么程度;以及在做好了这些工作之后,怎样缚好笤帚的第一束苗到第四束苗,进而如何将四小“束”苗摆成笤帚的模样捆牢扎实,接着再如何进行缚“把”等等技术,我也都一一地了解和掌握了。

可就在我回到自己的家里试着“单飞”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缚的笤帚扫着扫着,“头”就掉了。再次拿着自己的“作品”回去请教,立兴爷爷看看我,又看看那些垂头丧气的笤帚,和蔼地说:“一思,你忘了在‘把’里边塞紧绑牢一根木棍作‘钢筋’了。”

……

那个冬天,我用立兴爷爷教授的技术,将家中的那些笤帚苗缚成了一百多把有型有样的笤帚,一下子为家里卖了300多元钱,让爷爷着实高兴了好大一阵子。后来,正如立兴爷爷所说,我真的不能老干这活,我得走出去。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日子,当大街上再次出现了三三两两的佩戴国徽肩章和领花的带兵人时,我应征入伍,成了共和国卫队里一名士兵。从此,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我人生旅程中唯一的一位农民老师。

一晃25年过去了,如今,我已转业回家,在一家事业单位过着朝九晚五的幸福生活,而立兴爷爷却已经变成了村中77岁高龄的老农民了,但他教我的“缚笤帚”技术却记忆犹新,并时常为我提供许多生活的底气和力量。



雪映关王桥。曹行健

家乡的靶台山

侯丙文

我又想起了家乡的靶台山,想起了山上藏着的“宝物”和儿时欢快的时光,那一些,满满地印刻在了脑海里。

突来一座山

打我记事起,那座小山就亭亭地立在村后不远的土地上。山前是绿油油的麦田,山后是供我们放牛儿的草地,山的东面是一条小河,这样有山有水的好去处,便构成了我们儿时欢乐的乐园。

听奶奶讲,这座小山不是天然形成的,是后来人工堆叠起来的。当时有一股部队驻扎在这里,为了给他们练习打靶,便在部队院墙后面500米处造起了这座小山,再后来好多军训的都会来这座小山打靶,于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们就把这座山叫成“靶台子”。

一开始,周围的人们都不知道这里要堆一座山,只知道那里

有好多人在不停地挖土、推土,热火朝天的场景甚是壮观。那个年代没有大的作业机器,大部分只能靠人工来完成。有的抡着锄头,有的端着铁锹,有的推着土车,一色的绿军装笼罩了那片土地,远远看去,像是高高的芦苇,在微风中晃动。就这样你一下我一下,慢慢地堆高了这座小山。

当时在我们看来,靶台山是很高很高的,很多时候我们站在山顶,在艳阳照耀下,挥手向远方望去,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那么渺小。看山脚下那此起彼伏的麦浪,会有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我们脚下。

山上藏着的宝物

其实,我们最热衷的不是山的高大和威武,而是山上藏着的“宝物”——弹壳和子弹头。

每每听到有打靶枪声在耳边环绕,我们便会放下手中的农活儿,迅速游过那条小河,跑到山的周围等着打靶结束。一

收兵,我们就会快马加鞭地跑到部队打靶的地方,一哄而上把弹壳抢光,然后再一溜儿烟跑到山上去挖子弹头,那场面真叫激烈啊,都害怕晚一步啥都抢不到。挖着挖着就会出现好多,有手枪上的、步枪上的,还有机关枪上的,但最多的还是步枪上的,机关枪上的少之又少。我们习惯把弹壳称为“铜炮”。远远望去,就会看到山中间位置一个洞挨着一个洞,那都是挖子弹头的成果。我那时比较瘦小,跑得也慢,刚开始他们还会带着我一块跑,可后来就慢慢不带我了,因为我老是拖他们的后腿,不光是我们一个村子的在那里等着抢,周围村子的小伙伴都会来。偶尔也会抢到那么一两个,但大部分我都抢不到,他们看我可怜,也会分给我几个,拿到手里我也会高兴得蹦起来。

其实最让我感到自豪的一次是我挖到一枚机关枪上的子弹头。那弹头已经长了一层厚厚的锈,但明显能看出是机关

枪上用的,比步枪的弹头要大三到四倍。当时我高兴地大喊了起来。“快来看啊,我挖到机关枪铜炮了,快来啊。”被我这么一吆喝,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拥了上来。“行啊,你小子,也能挖到这么大的弹头。真是机关枪上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呢。”大家伙纷纷议论了起来。确实机关枪的弹头很少能挖到,因为那几年都不怎么用机关枪练靶,有些危险,所以大部分以手枪和步枪为主。当时我高兴了大半天,放在裤兜里摸了又摸,就害怕掉了,像是得到天大的宝物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手里没有iPhone,没有iPad,有的只是锈住的弹壳和尖尖的子弹头,但我们却高兴得手舞足蹈。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很少再去靶台山上挖弹头,部队打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再后来,部队搬走,儿时的伙伴也四处奔波。

偶尔回家走过麦田,我也会去望一下靶台山,儿时欢快的模样被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时光里。

为了给商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商河》特开辟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商河地理”、“商河文化”、“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商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商河地理”主要介绍商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商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jrshfk@163.com qq群:239943220

征集令